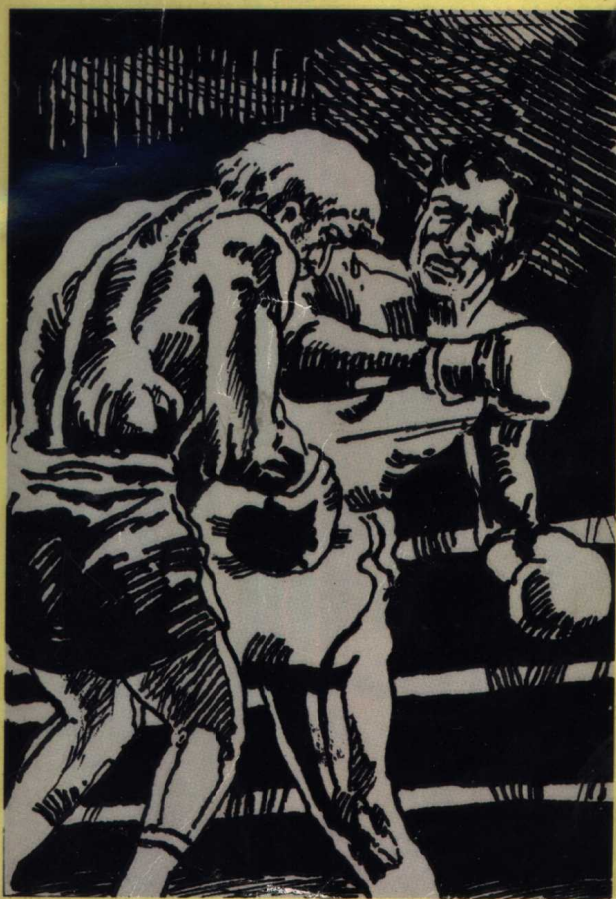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块牛排

杰克·伦敦中短篇小说精选



华文出版社

一块牛排

——杰克·伦敦中短篇小说精选

裕斌 文宏 编

华文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6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块牛排：杰克·伦敦中短篇小说精选／（美）杰克·伦敦著；万紫，雨宁译；文宏，裕斌编．—北京：华文出版社，1995.4

（金丝带海内外文化交流丛书／李保初主编）

ISBN 7-5075-0427-1

I. 一… II. ①杰… ②万… ③雨… ④文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美国-近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美国-近代
IV. 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4) 第 16307 号

一块牛排

——杰克·伦敦中短篇小说精选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）

全国各新华书店经销

朝阳区科普印刷厂印刷

1995年4月第1版 1995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12 字数：300千字

印数：1—6000册 定价：13.80元

ISBN 7-5075-0427-1/I·128

（由于时间仓促，未联系到的译者请将通讯地址告编者）

金丝带海内外文化交流丛书

羊脂球—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精选

变色龙—契诃夫中短篇小说精选

四个人—泰戈尔中短篇小说精选

初恋—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精选

高龙巴—梅里美中短篇小说精选

陪衬人—左拉中短篇小说精选

最后一课—都德中短篇小说精选

一块牛排—杰克·伦敦中短篇小说精选

竞选州长—马克·吐温中短篇小说精选

麦琪的礼物—欧·亨利中短篇小说精选

KAT 63

目 录

1	叛 逆.....	(1)
2	“公 牛”	(22)
3	监 狱	(38)
4	为赶路的人干杯	(52)
5	一千打	(63)
6	黄金谷	(82)
7	马普希的房子.....	(102)
8	在甲板的天篷下面.....	(126)

杰克·伦敦中短篇小说精选

9	一个珍贵的历史片断.....	(135)
10	一块牛排.....	(145)
11	渴望生存.....	(165)
12	白茫茫的雪原.....	(184)
13	巴素克.....	(195)
14	故事的尾声.....	(210)
15	棕色的沃尔克.....	(235)
16	谢特里芙太太.....	(251)
17	一个墨西哥人.....	(265)
18	北方的奥德赛.....	(292)
19	强者的力量.....	(328)
20	老头子同盟.....	(344)

叛 逆

“今天我打起精神去上工，
求主保佑我不做偷懒虫；
如果天没黑我已经死掉，
求主保佑我的工作没有毛病。

阿门。”

“强尼，你要再不起来，我就不给你一点东西吃！”

这种威胁对那个孩子已经不起作用了。他仍旧不听调动地睡在那儿，尽量地想多迷糊一会儿，就像梦想家追求好梦一样。他松松地握着拳头，像抽筋一样，有气无力对半空里打了几下。这几下本来是想打他母亲的，可是她很熟练地避开了他的拳头，抓住他的肩膀，使劲地摇晃着他。

“别惹我！”

这一声才喊出来的时候，只不过像睡得昏沉沉的人咕噜了一声，接着就迅速地提高了调子，像伤心痛哭似地，变成了激烈的

挑战声音，然后低沉下去，变成含糊的呜咽。这简直是野兽的嗥叫，就像一个受尽折磨的人，充满无限不平 and 痛苦发出的呼声一样。

可是，她一点也不理睬。她是个眼色凄惨，容貌憔悴的女人，这种事她已经习惯了，天天如此。她于是抓住他的被，想把它拉下来，可是那个孩子立刻收回拳头，拼命把被抓紧。他蜷成一团，缩在床脚，还躺在被窝里。她打算把被拖到地板上。那个孩子拉住不放。她于是使足劲一拉，因为她的身体比较重，孩子和被就抵不住了，因此，他就本能地随着被一块移动，免得给房间里的寒气冻着。

他给拖到了床边的时候，似乎一定要倒栽在地板上似的。可是他心里清醒过来了。他立刻把身子坐正，摇摇欲坠地摇晃了一会，然后一下子站到地板上。他母亲立刻抓住他的肩膀，摇晃着他。他又挥起了拳头，这一次劲更大，打得也比较准。同时他的眼睛也睁开了。她放松了他。他醒了。

“好吧，”他咕噜咕噜地说。

她立刻端着灯，匆匆地走出去，把他丢在黑房间里。

“他们会扣你工钱的，”他一穿好衣服，就走到厨房里。这个又瘦又轻的孩子，步伐很重。他那两条瘦腿好像重得不近情理，总是一步一拖。后来，他就拉过一张座垫破了的椅子，坐在桌子旁边。

“强尼！”他母亲猛然喝了一声。

他猛然站起来，一声不响地走到水槽那儿。那是一个油腻、肮脏的水槽。排水口冒出一股臭味。他一点也不注意。对他来说，水槽里有臭味是很自然的，就像给洗碟子的水弄脏了的肥皂，很难产生泡沫一样自然。不过，他并没有竭力使肥皂产生泡沫。他借着龙头里流出的冷水哗啦哗啦地洗了几下，就完啦。他并没有刷牙。事实上，他从来就没有见过牙刷，同时，他也不知道世界上

居然有很多每天要遭受刷牙那份罪的大傻瓜。

“你不用人叫，也该每天洗一次脸呀，”他母亲抱怨道。她按着壶上的破盖子，倒了两杯咖啡。他一句话也没说，因为他们常为这件事吵起来，同时，他母亲在这种事情上又很固执，他每天都得洗“一次”脸，这是非做到不可的。他于是用一条又湿又脏又破的毛巾揩了揩脸，弄得脸上沾着一丝一丝的断纱。

“要是我们住得不这么远就好了，”她说。这时候，强尼才坐下来。“我也想尽力安排好。这个，你是知道的。可是省一块钱房租也不是小数，何况这儿的房子又宽敞一点呢。这个，你也是知道的。”

他几乎没有听见。这些话，他早就听她讲过很多次了。她的思想范围很窄，她每次老说他们受苦是因为他们住得离工厂太远的原故。

“省一块钱就多一点吃的，”他简单明了地说。“我情愿多走点路，多弄点东西吃。”

他吃得很匆忙，只把面包嚼了几下，就用咖啡把没嚼碎的面包块冲了下去。所谓的咖啡只不过是一种挺热的、混浊的液体。强尼认为这就是咖啡——而且是很好的咖啡。这是他脑子里保存着的几种人生幻觉之一。他这一辈子，从来没有喝过真正的咖啡。

除了面包之外，还有一小块冰冷的咸肉。他母亲给他又斟满了一杯咖啡。他快要吃完那块面包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留心观察，看看还有没有吃的。可是她打断了他询问的眼光。

“得啦，强尼，别像猪一样贪得无厌，”她说。“你已经吃完了你那一份。你的弟弟妹妹都比你小呀。”

他没有还嘴。他不是喜欢多说话的人。他已经不再用如饥似渴的眼光张望了。他一点也不埋怨，他的耐心跟教会他忍耐的那个学校一样可怕。他喝完咖啡，用手背擦了擦嘴，就开始站起来。

“等一会，”她匆匆地说，“我想这块面包还可以切一片给你

——一片薄的。”

她的动作跟变戏法一样。她好像从面包上切下了一片，可是接着她就把那个面包和她切下的那片放在面包箱里，从她自己的两片里拿了一片给他。她以为她已经骗过了他，可是他已看穿了她的戏法。尽管这样，他仍旧不害臊地接过了那片面包。他自有一套想法，仿佛像他母亲这样有慢性病的人，反正是吃不多的。

“今天早晨，我好像胃里不大舒服似的，”她解释道。

远处的汽笛，拖长调子，尖叫了一声，引得他们都站了起来。她瞧了瞧架子上的铁皮闹钟。正好是五点半。这个工厂区里其余的人才从梦中惊醒。她拉过一条围巾，披在肩膀上，把一顶不成样子的、又脏又旧的帽子戴在头上。

“我们得赶快跑啦，”她一面说，一面捻短灯芯，向灯罩里吹了一口气。

他们摸黑走下了楼梯。天气很晴，很冷，强尼一接触到外面的冷气，就哆嗦了一下。天上的星光还没有淡下去，城里一片漆黑。强尼和他母亲走起路来，都是一步一拖。他们好像连把腿提起来的力气也没有。

默默地走了十五分钟之后，他母亲转过弯，向右走了下去。

“路上别耽搁呀，”她在黑暗中最后嘱咐了一句，就被黑暗吞没了。

他一点也不理，只顾走他的路。在这个工厂区里，家家都在开门，不久以后，他已经随着一大群人，在黑暗里向前赶路了。他才走进工厂大门，汽笛又响了起来。他瞧了瞧东面。房顶上参差不齐的天际线上，才露出淡淡的一线曙光。每天，他只能看到这么一点天光，接着，他就掉过头，随着一群工人走了过去。

他从一长排一长排的机器当中走到自己的位置上。他面前有一个装着许多小锭子的木箱，那上面有许多大锭子正在飞快地旋转。他的责任就是把小锭子上的纱绕到大锭子上。工作是很简单

的。要紧的是速度。那些小锭子一会儿就把纱放光了，而把它们绞光的大锭子又那么多，真是连一点空闲也没有。

他机械地工作着。每逢一小锭纱放光了，他就用左手当作刹车，让大锭子停住，一面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飞出来的纱头。同时，他又用右手捏住一个小锭子上松的纱头。这些动作都是他同时用双手迅速完成的。接着，他的手飞快地一闪，接好纱头，松开了锭子。接纱头并不是难事。有一次，他曾经夸过口，说他睡着了也能接好纱头。关于这一层，有时候，他的确如此。在整个晚上，他在梦中接连不断地打上无数的结，仿佛辛苦了几百年一样。

其中有几个孩子偷懒，在小锭子放光了纱的时候，不换上新的。不过，监工总是不让这种事情发生。他发现强尼旁边那个孩子在玩这种把戏，马上给了他一记耳光。

“你瞧瞧强尼——你为什么不学他呢？”那个监工怒气冲冲地质问着。

强尼的锭子全在飞快地转着，可是听到这种间接的称赞并没有使他心里觉得快活。过去，他的确也有过得意的感觉——不过，那是很久，很久以前的事了。现在，当他听到别人把他当作一个光辉榜样的时候，他的冷淡的脸上毫无表情。他是一个十分熟练的工人。这一点，他完全明白。别人也常常对他这样说。这不过是一句很平常的话，再者，这种话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他已经从一个熟练的工人变成了一部完善的机器。如果他干的活出了毛病，那就跟机器出了岔子一样，只能怪原料不好。事实上，要他出差错，就等于要一部完善的铸钉子的机器铸出不合格的钉子一样。

因此，说起来也不稀奇。他从来没有过跟机器不发生密切关系的时候。他简直是一部天生的机器，至少也得说，他是在机器上长大的。十二年之前，在这个工厂的织布车间里，曾经出现过一个小小的紧张局面。强尼的母亲晕倒了。他们把她平放在尖叫

的机器当中的地板上。从织布机旁边喊来了两个年纪大一点的女人。工头也帮了一下忙。几分钟之后，织布车间里，在那些从门外走进来的人里面，又添了一个小人儿。这就是强尼，他一出世，耳朵里就听见织布机的乒乓轰隆的声音，嘴里就吸进了充满飞花的又热又潮的空气。为了把肺里的飞花排泄出来，他从出生的头一天起就咳嗽，因为这个原故，后来他总是咳嗽。

现在，强尼旁边的那个孩子正在抽抽噎噎地啼哭。他的脸抽搐着，露出对监工的仇恨，同时，临工也在用威胁的眼光远远盯着他。现在，每一个锭子都在飞快地转着。那个孩子对着在他面前旋转的锭子，恶狠狠地骂了几句；可是车间里的轰隆隆的声音，把他的声音盖住了，他的声音连六英尺以外都传不到，就像给墙挡住了一样。

强尼一点也不注意这些情形。他自有一种对待事情的看法。再者，这些事情已经变得很单调了，它们总是一再地重复出现，单就这件事来讲，他也见过了很多次。在他看来，反对监工，就跟反抗机器的运转一样毫无用处。那些机器生来就是要按照一定的方式运转，去完成一定的任务的。监工也是一样。

到了十一点钟的时候，车间里一下子紧张了起来。这种紧张的情绪好像很神秘地立刻传遍了每一个角落。强尼那面的一个缺了一条腿的孩子，连忙一瘸一拐地跑到一个空箱子跟前。他马上带着拐杖钻了进去。工厂的主任由一个年青人陪同，走过来。那个年青人穿得很讲究，穿着一件浆过的衬衫——按照强尼对人的分类的方法，他一定是一位绅士，而且一定是那位“视察”。

这个年青人一面走，一面用锐利的眼光瞧着那些孩子。有时候，他还要停下来问几句话。每逢他问起来的时候，他就不得不提高嗓门，拼命地喊，为了让别人听见他的话，在这种时刻，他的脸就会扭成一种很滑稽的样子。他锐利的眼光一下子就看出了强尼旁边那部空着的机器，可是一句话也没说。同时，他也看到

了强尼，他突然站住了。他抓着强尼的胳膊，把他从机器旁边拖开了一步；接着，他就十分诧异地叫了一声，放松了强尼的胳膊。

“非常瘦呀，”主任不安地笑了一声。

“跟烟斗的管子一样，”视察回答道。“瞧那两条腿。这个孩子有佝偻病——初期的，不过他已经有了这个毛病。以后，他一定会生癫痫病死掉的，不然的话，那一定是因为肺病先让他送了小命。”

强尼听了之后，一点也不懂。再者，他对将来会生什么病，也不发生兴趣。眼前就有一种病在威胁着他，而且要严重得多——这就是那位视察。

“喂，小家伙，我要你老实地告诉我，”视察弯下腰，凑着强尼的耳朵喊着，让他好听见。“你几岁了？”

“十四，”强尼撒了个谎，他用尽气力，喊了这么一声。因为喊得太响了，就引起了一阵急促的干咳，咳得他把早晨吸到肺里的飞花都呛了出来。

“看起来，至少也有十六，”主任说。

“或者六十，”视察很快地说。

“他老是这个样子。”

“做了多久了？”视察马上问。

“有好几年了。简直一点也没有长大。”

“我敢说，也许倒小了。照我看，他大概这几年来，全在这儿干活吧？”

“有时候在这儿，有时候不在——不过，那都是新法律颁布以前的事了，”主任连忙补充了一句。

“这部机器闲着么？”视察指着强尼旁边那台没有人看管的机器问道，那上面的没有绞满的锭子象发疯一样地正在飞转。

“好像是闲着的。”主任说完了，就做了个手势，招呼监工过来，然后指着机器，对着他耳朵高声讲了几句。接着，他就向视

察报告，“这部机器是闲着的。”

他们过去之后，强尼就回来干活，他放心了，总算没有出毛病。可是那个独腿的孩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。那个眼光尖锐的视察一下子就把胳膊伸到那只大木箱里，把他拉了出来。他嘴唇发抖，脸上吓得变了色，就像遇到了不可挽回的大祸的人的模样一样。监工露出大吃一惊的神气，好像他头一次看到这个孩子似的；主任也板起脸，露出吃惊和不高兴的样子。

“我认识他，”视察说。“他只有十二岁。今年我一共把他从工厂里赶出了三次。这是第四次了。”

他转过来对那个独腿的孩子说，“你答应过我，你起过誓，说你要去上学。”

那个独腿的孩子哇地一声哭了起来。“我求求您，视察先生，我们家里已经饿死了两个小孩，我们实在穷得没有办法呀。”

“你为什么咳嗽得这样厉害？”视察问，好像在指责他犯了罪似的。

那个独腿的孩子好像否认有罪似地回答道，“没有什么。我不过上星期着了凉罢了，视察先生，没有什么。”

结果，那个独腿的孩子就跟着视察走出了车间，焦急的主任一路争辩着，也跟着他走了。接着，车间里又显得很单调了。漫长的上午和更漫长的下午过去之后，放工的汽笛声又响了。强尼穿过了工厂大门走出去的时候，天已经黑起来了。在这一天里，太阳好像把天空当作了一架金梯，使世界上洋溢着它的慈悲的暖意，然后向西沉下去，消失在给房顶划得参差不齐的天际线后面。

晚餐是一天里面他们全家一块吃的一顿——强尼只有在这一餐里才会遇见他的弟弟和妹妹。对他来说，这种会见，简直有点像遭遇战，因为他太老成了，而他们却幼稚得可怜。他受不了他们那种过分的不可思议的孩子气。他不懂得这个。他自己的童年距离他太遥远了。他就像一个容易生气的老头子，给他们的幼稚

的胡闹行为惹得心烦气躁，在他看来，这是莫大的愚蠢。因此，他就板着脸，一声不响地吃着晚餐，后来想到他们不久也要去做工了，气才平了一点。工作会磨掉他们的锋芒的，而且会使他们变得沉着、稳重——跟他一样。强尼就是这样，按照一般人的风气，把自己当作一个标尺，去衡量世上一切事物。

吃饭的时候，他母亲用种种方法，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，她正在尽她的力量，弄得日子好过一点；强尼一直听到这顿微薄的晚饭吃完了，才把椅子向后一推，站起来，觉得松了一口气。他站在床和大门当中，踌躇了一会儿，终于走出了门口。他并没有走远。他一出门就坐在台阶上，蜷着两膝，向前垂着窄窄的肩膀，把肘子撑在膝盖上，用手掌托着下巴。

他坐在那儿，什么也不想。他不过是在休息。他的脑子简直睡着了。接着，他的弟弟妹妹也都出来了，跟其他的孩子，在他周围吵吵闹闹地玩耍。街头上有一盏电灯照着这些在游戏的孩子。他们都知道他的脾气别扭，容易生气，可是这些爱冒险的孩子仍旧忍不住要去逗弄他。他们在他面前手拉着手，合着拍子摇晃着身体，对他唱着那种古怪的、难听的歌词。起先，他还用他从工头们那儿学来的骂人的话来骂他们。后来，看到骂也不起作用，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尊严，索性一声不响。

这群孩子里的头目，是他的大弟弟，威尔，一个才满十岁的孩子。强尼对他简直没有好感。由于不断地为威尔牺牲幸福和对他让步，他的生活早已很痛苦了。他明确地认为，威尔是一个受了他的大恩却忘恩负义的孩子。过去，在他记不清的那种日子里，为了照顾威尔，他只好牺牲自己一大部分游戏时间。当时，威尔还是个吃奶的孩子，他母亲也和现在一样，整天在工厂里做工。因此，做小父亲和小母亲的责任，就一齐落在强尼身上。

由于他的牺牲和让步，威尔显然得到了不少好处。这个孩子发育得很好，身体很结实，长得跟他哥哥一样高，甚至比他还重

得多。好像他哥哥的血大半流到了他血管里似的。在精神上也是如此。强尼总是又乏又累，一点也提不起精神，威尔却总是生气勃勃，精神百倍。

这时候，嘲笑的歌声越来越高了。威尔一面跳舞，一面吐出舌头，向他靠近。强尼突然伸出左臂，搂住威尔的脖子，用他的皮包骨的拳头打威尔的鼻子。这个拳头瘦得很可怜，可是打起来很厉害，从他弟弟疼得尖叫的声音里就可证明这一点。其他的孩子全吓得叫了起来，他的妹妹珍妮，连忙冲进屋子里去了。

他于是推开威尔，野蛮地踢他的小腿，然后抓住他，把他脸朝下砰地摔到泥土里。这样，直到他把威尔的脸按在泥里，揉搓了好几次之后，他才松手。接着，他母亲就来了，像旋风一样，力竭声嘶地，又担心又忿怒地骂了几句。

“为什么他非要惹我？”强尼挨了骂之后回答道。“难道他看不出我很累吗？”

“我跟你一样大了，”威尔在母亲怀里气得要命地喊着，他脸上简直给眼泪、脏土和鲜血弄得一塌糊涂。“现在我长得跟你一样大，以后我会长得比你更大。到了那时候，我就要揍你——看我会不会揍你。”

“你既知道自己有多大了，你就该去做工，”强尼吼道。“你的毛病就在这儿。你应该去做工。妈应当叫你去做工。”

“他太小了，”她争辩道。“他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呀”

“我刚做工的时候，比他还小。”

强尼张开嘴，打算进一步发泄他心里的不平，可是忽然又闭上了。他一赌气就转过身，大踏步走到屋里睡觉去了。他敞开房门，让厨房里的暖气进来。他在半明半暗之中脱衣服的时候，听见他的母亲正在跟一个偶然来拜访的邻居女人谈话。他母亲正在哭，她的话里夹杂着抽抽噎噎的无力的哭声。

“我真不知道强尼脑子里钻进了什么东西，”他听见她在说。

“他从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，他真是一个很能忍耐的小天使。”

“现在，他也真是一个好孩子，”她接着又连忙为他辩护道。“他总是老老实实地干活，他刚做工的时候，的确太小了。不过这也不是我的错。我的确尽了力。”

厨房里传来了拖长的啜泣声音，强尼一面阖上眼皮，一面喃喃自语：“我本来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嘛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他又在蒙头大睡里被他母亲硬拖了起来。然后又又是那样微薄的早饭，那样摸着黑赶路，他又瞧了瞧屋顶上暗淡曙光，然后转过身，走进工厂的大门。于是又过了一天，而且一年到头，天天都是这样。

不过，他的生活里也有过变化——有时候他会调换工作。有时候。他会生病。他六岁的时候，就成了威尔同更小的弟弟妹妹的小母亲和小父亲。他七岁就进了工厂——在那儿绕锭子。八岁的时候，他在另外一家工厂里找到了工作。这个新差事容易极了。他只要坐在那儿，手里拿一根小棍子，引导着在他面前川流不息地流过去的布就够了。这些川流不息的布从机器里出来之后，经过一个热滚筒，就流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可是他始终坐在一个位子上，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，只有一盏煤气灯在他头上闪闪发亮，他自己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零件。

尽管那儿又潮又热，他仍旧欢喜那个差事，因为那时候他还小，还抱着很多梦想和幻想。他一面瞧着那些热气腾腾、川流不息地流过去的布，一面做着好梦。不过，这是个不需要运动，不用动脑筋的活，他的梦愈来愈少，同时他的脑子也变得迟钝思睡了。然而，他一个星期赚两块钱，而这两块钱就代表着急性的挨饿同慢性的吃不饱之间的区别。

可是，他九岁时就失业了。这是麻疹造成的。复原之后，他在一家玻璃工厂里找到了工作。工资高了一点，可是这个活需要技巧。这是个计件的活。他的技巧愈高，赚的工钱也愈多。刺激